

宋人小說選

韓湘子



上海開華書局版

隋煬帝海山記上

無名氏

海山記上下原載青瑣高議後集卷五，唐代叢書也採錄的。上記煬帝宮中花木，下記煬帝登極後事跡。後人所作隋唐演義、隋煬豔史等長篇小說，都是依據演義及開河記、迷樓記二篇演衍而成的。作者失名，大約不出北宋人所作。

余家世好蓄古書器，惟煬帝事詳備，皆他書不載之文。乃編以成記，傳諸好事者，使聞其所未聞故也。

煬帝生於仁壽二年，有紅光竟天，宮中甚驚，是時牛馬皆鳴。帝母先是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其事奏於帝，帝沈吟默塞不答。帝名勇，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臨軒愛玩，親之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文帝自茲雖愛而不意於勇。帝十歲，好觀書，古今書傳，至於藥方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偏忍，陰默疑忌，好用鉤踐人情深淺焉。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時后亦不安，旬餘日不通兩宮安否。帝

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謀。」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死生，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倘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背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汝立吾族中人，吾之死目不合。」帝因憤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力氣哽塞，回面向內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呦呦有不足。」帝拜素，願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已，乃不發。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文帝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執之，乃上。百官莫不嗟歎。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卽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侍宴內殿，宮人偶覆酒汗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殿，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與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色。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赭傘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疑忌。帝多欲，有所不諧，爲素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不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

召子弟二人而語之曰：「吾必死，以見文帝出語也。」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數。苑內爲十六院，聚土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

銅臺進梨十六種：

黃色梨 紫色梨 玉乳梨 臉色梨 甘棠梨 輕消梨 蜜味梨

墮水梨 圓梨 木唐梨 坐國梨 天下梨 水全梨 玉沙梨

沙味梨 火色梨

陳留進十色桃：

金色桃 油光桃 銀桃 烏蜜桃 餅桃 粉紅桃 胭脂桃

迎冬桃 崑崙桃 脫核錦紋桃

青州進十色棗：

三心棗 紫紋棗 圓愛棗 三寸棗 金槌棗 牙美棗 鳳眼棗

酸味棗 蜜波棗 缺

南留進五色櫻桃

粉櫻桃 蠟櫻桃

紫櫻桃

朱櫻桃

大小木櫻桃

蔡州進三種栗

巨栗 紫栗

小栗

酸棗進十色李

玉李 橫枝李

蜜甘李

牛心李

綠紋李

半斤李

紅垂李

麥熟李 紫色李

不知熟李

楊州進

楊梅 枇杷

江南進

銀杏 榧子

湖南進三色梅

紅紋梅 弄黃梅

二圓成梅

閩中進五色荔枝：

綠荔枝 紫紋荔枝 赭色荔枝 丁香荔枝 淺黃荔枝

廣南進八般木：

龍眼木 梭木 榕木 橘木 胭脂木 桂木 楸木

柑木

易州進二十四相牡丹：

赭紅 赭木 鞋紅 坏紅 淺紅 飛來紅 袁家紅

起州紅 醉妃紅 起臺紅 雲紅 天外黃 一拂黃 軟條黃

冠子黃 延安黃 先春紅 顛風嬌

天下共進花卉草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起西苑十六院：

景明一 迎暉二 栖鸞三 晨光四 明霞五 翠華六 文安七

積珍八 影紋九 儀風十 仁智十一 清修十二 寶林十三 和明十四

綺陰十五 絳陽十六

皆帝自制名。院有二十八，皆擇宮中嬪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市易。又鑿五湖，每湖方四十里。

南曰迎陽湖

東曰翠光湖

西曰金明湖

北曰潔水湖

中曰廣明湖

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曲屈盤旋，廣袤數千間，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回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四海。溝盡通行龍鳳舸。帝常泛東湖。帝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闕：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象簾，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

湖上柳，烟裏不勝垂。宿露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

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烟水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尊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綬，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晴霽後，顏色一

般新。遊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詠卒難伸。

湖上花，天水浸靈葩。浸落蘆花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慢，插鬢若

相遮。水殿春寒微冷豔，玉軒清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

湖上女，精選正宜身。輕恨昨離金殿侶，相將今是採蓮人。清唱滿頻頻。軒內好，嬉戲下

龍津。玉琯朱絃聞晝夜，踏青闌草事青春。玉輦是羣真。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線暖，醅浮春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曉，仙豔奉

盃盤。湖上風烟光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

湖上水，流遶禁園中。斜日暖搖清翠動，落花香緩衆紋紅。蘋末起清風。閒縱目，魚躍小

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

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此曲。

隋煬帝海山記下

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李徑，翠蔭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羣。自大內開爲御道，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苑中，無時宿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卽幸焉。一夕，帝泛舟游北海，惟宮人數十輩。帝升海山殿，是時月初朦朧，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息。俄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十六院中美人泊至，有一人先登寶道，唱：「陳後主謁帝。」帝意恍惚，亦忘其死。帝幼年於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旣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樂以快平生，亦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

隋室開茲水，	初心謀太奢。	一千里力役，	百萬民吁嗟。
水殿不復反，	龍舟興已遐。	鷁流催白浪，	觸浪噴黃沙。
兩人迎客遡，	三月柳飛花。	日腳沉雲外，	榆梢噪暝鴉。
如今投子欲，	異日便無家。	且樂人間景，	休尋漢上槎。
東喧舟艤岸，	風細錦帆斜。	莫言無後利，	千古壯京華。

帝觀書，拂然愠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而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投於水際。帝方悟其死。帝兀坐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陰橫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切切，云『李木當茂』。洎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自於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至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楊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赤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書「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時與蕭院妃同看，魚之額朱字猶存，惟解字無半，尙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乃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

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游，終不得入宮。帝曰：「爾非宮中物。」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帝臥內寢，義多臥榻下。帝游湖海回，義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栖鸞院。時夏氣喧煩，院妃牛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覺，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苦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而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妾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性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隋乃亡。入第十院，帝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勅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舟初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捨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趣也。」左右亦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歌曰：

我兄征遼東，
餓死青山下。
今我挽龍舟，
又困隋隄道。
方今天下飢，
路糧無些少。
前去三十程，
此身安可保。

寒骨惋荒沙，

幽魂泣烟草。

悲損閨內妻，

望斷吾家老。

安得義男兒，

憫此無主屍。

引其孤魂回，

負其白骨歸。

帝聞其歌，遂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徊徨，通夕不寢。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有來者在路，乃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使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太惡，賊星逼帝坐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便殿，挽膝俛首不語。乃顧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恩，自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教我也？」義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請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出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金馬，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在。還往民間，頗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諍

莫從，獨發容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徧於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沒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踴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士侍從，常踰萬人。遂令五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百姓之賦，存者可計。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蓬蒿，兵屍如嶽，餓殍盈郊，狗彘厭人之肉，烏鳶食人之餘。聞臭千里，骨積高山，膏血野草，狐鼠盡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烟。殘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飢荒尤甚，亂罹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情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鈐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上位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過惡，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方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消爍？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帝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脩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廈將顛，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取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尙猶蔽飾已過，陛下平日，常言吾

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輦乎？」帝乃泣下，再三加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也。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已自刎矣。」帝不勝悲傷，特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刀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我！」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旁，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薄衣小寒，有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之，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第，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目今二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路，臣死亦無門，臣已萌逆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攜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尙大旱，況人主乎？」戡進帛，帝入內閣自絕。貴兒猶大罵不息，爲亂兵所殺耳。

迷樓記

本篇見原本說郛三十二卷。作者缺名。

煬帝晚年，尤沈迷女色。他日，顧謂近侍曰：「人主享天地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

今天下安富無外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召而問之。昇曰：「臣先乞奏圖。」後數日，進圖。帝披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其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戶，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棟下，玉獸蹲乎戶旁，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云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眞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子手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語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德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動搖，帝尤喜悅。帝語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帝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而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

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八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于其中，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畫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沈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意。顧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它日，矮民主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恩薄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宮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嘗一自宮以待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陛下日夕游宴于其中。非元日大辰，陛下何嘗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宴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憊也。臣聞古者有野叟獨歌舞於盤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叟曰：『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全完，吾今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

難得老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其人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章龍姿鳳，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叢爾微軀，難圖報效，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語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宮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安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將安用也。」乃復入迷樓。宮女無數，後宮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跡，芳草漸成科。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柳，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嚬。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豔好，誰識是天眞。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
粧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遣意云：「祕洞扃仙卉，雕甍鎖玉人。毛君真可贊，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人骨清，獨臥愁空房。蠟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疏遠，妾意徒彷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